

准妈妈偷偷带情人来做亲子鉴定

1

社会写真

曾鹏宇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她参加过国际人类DNA基因组计划,负责过印度海啸泰国救援,并勇敢地参加了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现在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作为女人和母亲,我最难释怀的就是那些孩子的眼神”,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构造,却是生活静默存在的真实;这不是八卦揭秘,而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这是一幅映射中国社会血缘观念剧烈动荡的写实画卷。

在2003年之前,邓亚军从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跟亲子鉴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她也从来没想到,自己所从事的亲子鉴定工作会影响这么多人的命运,会改变这么多家庭的走向;她更没有想到,这种影响和改变后来会引起那么大的非议和争论。

“DNA亲子鉴定只是一项技术,”邓亚军经常这么告诉自己,“谁也不应该拿道德的标准去要求一项技术。”但实际上,这种看似“错位”的要求,从她接待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时就已经体会到了。

2003年10月底,位于顺义空港科技园区的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迎来了获准向社会提供亲子鉴定服务后的第一个委托人——那是一位女士,30岁出头的样子,留着短发,穿着一件浅蓝色套头毛衣,深色西裤,一双当时很流行的半高跟鞋,看上去非常干练。她后面跟着一个男人,40多岁,比她大不少,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头发有点乱,很木讷的样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女士后面。

那天接待的正是邓亚军,她本想在窗明几净的接案室接待两人,没想到到那女士看了一眼,小声说:“这里有点亮。”于是三个人又去了一个有沙发的接待室。这次女士没有再说什么,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坐下来,喝了口水,问:“这亲子鉴定……测得准吗?”

邓亚军解释说:“只要样本合格,就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孩子与大人之间是否具有亲缘关系,至少目前还没有别的什么方法能比这个更准确。”

那女士点点头,又问:“那还没出生的胎儿能不能做?”她这么一说,邓亚军才注意到对方的手一直抚在自己的小腹上,“怀孕多长时间了?”

她说:“刚两个多月。”但是神色间并没有即将当母亲的欢愉。邓亚军

一愣,对于亲子鉴定来说,采集才两个多月大的胎儿样本难度非常大,而且能否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邓亚军问对方:“能不能等孩子再大点,到四五个月的时候再来?这样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鉴定结果也会更加准确。”

女士很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只能现在做,我必须尽快知道孩子是谁的。”女士看看邓亚军,大概是没从她脸上看出什么特别的表情,才慢慢说:“我想知道,孩子是我丈夫的,还是……我朋友的。”

邓亚军还是很平静。那女士继续说:“我不是北京人,这次是费了很多工夫才找了个出差的机会来北京。其实我跟丈夫感情很好,我们结婚已经七八年了。刚结婚那两年,因为忙工作,怀过两次孕最后都没要。后来想要的时候,却怎么都怀不上了。”

那女士告诉邓亚军,为了要孩子,夫妻俩到处看医生,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药,折腾了好几年,还是没能怀上。尽管如此,丈夫和公婆对她还是很好。邓亚军听着有些奇怪,既然如此,她怎么会跟其他的男人有瓜葛?女士看出了邓亚军的疑惑,叹了口气,说:“因为一直没孩子,我只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在外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星期,丈夫不在身边,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时间长了难免觉得寂寞,后来……就有了我的那个朋友。”这个朋友,也就是女士的情人,其实就是她的生意搭档,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两个多月前,这女士照例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当时医生告诉她,这个月她的身体条件可能还是无法受孕。因为此前有过身体具备受孕条件,但最终还是没能怀上的情况,所以她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在做完身体检查的当晚,她与丈夫同房。第二天出

差,又与情人同房。让人完全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和丈夫都是O型血,两人的孩子只可能是O型血,而她情人是B型血,如果孩子出生后也是O型血还好,万一B型血,就肯定不是丈夫的孩子,那她有情人这个秘密也将随之被曝光。考虑再三,她还是决定弄个明白,所以千方百计说服丈夫和公婆,同意她到北京出差。之所以选择北京,其实就是想给肚子里的孩子做DNA亲子鉴定。

邓亚军猜测,在这之前,这位女士应该已经去过不止一家鉴定机构,可能都是因为样本采集难度太大,无法接受委托,她才找到了这里。其实邓亚军也没什么把握,但是那女士的哀求又让她于心不忍。她对那女士说:“我可以试试看,不过难度很大,也可能最终做不出来,你真的想好了?”

那女士斩钉截铁地说:“做,一定要做,而且希望结果出得越快越好!”邓亚军又问:“那……男方的样本呢?”女士指了指身后,说:“这就是……我朋友。”她说的就是那个看上去老实木讷的中年男人。这倒让邓亚军很意外,因为那男人看上去普通极了,从进门到现在就一直没说过话,所以邓亚军一直以为他是那女士的哥哥或者父辈亲戚,不放心当陪同来的,没想到他就是那位情人。

采集尚在母体内的胎儿DNA样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她怀孕刚过两个月,尚处于怀孕早期,母体内胎儿成形细胞很少。邓亚军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忙了一天,从今天上午一直忙到次日中午,先后尝试了很多次,始终无法从女士的血样中分离出胎儿的细胞,这样一来就无法得到孩子的DNA数据,亲子鉴定无法进行。

次日下午,邓亚军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那位女士打来询问鉴定结

果的。邓亚军不无遗憾地告诉她,因为一方样本缺失,做不出结果。对方轻轻地“啊”了一声,语气中充满了失望。沉默了片刻,邓亚军问她:“那你准备怎么办呢?”对方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邓亚军说:“那你不是真的很想要自己的孩子?”女士说:“当然想!”邓亚军说:“如果你很想要自己的孩子,那我建议你留下肚里的宝宝。”这的确是邓亚军的真实想法,因为这位女士已经30多岁了,之前怀孕不容易,如果不要这个孩子,以她的身体情况可能以后就真的很难以自己的孩子了。

电话那边没有说话,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她其实也很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又必须考虑到万一事情暴露给家庭带来的后果。平常丈夫、婆婆待她薄,她现在觉得心里很愧疚,进退两难,还要再仔细考虑权衡。

因为一方样本未提取成功,邓亚军准备退还她400元,在电话里让对方抽时间来取,对方说:“算了,还是留在你们那里吧!”

又过了四五天,邓亚军的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位女士。她告诉邓亚军,她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把孩子拿掉了,回家后跟家人说因为不小心,孩子没保住——这当然是让邓亚军多少有些意外的事,她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说服了对方,能够留下这个孩子。“我还是不能冒这个险。”她告诉邓亚军。

邓亚军问:“那你先生和婆婆很失望吧?”她“嗯”了一声,然后叹了口气说:“因为之前我的身体状况,他们尽管失望,但也没说太多。可我现在非常难受,也很后悔,也不知道以后我还能不能再顺利地怀上孩子。”

那是邓亚军和她的首个委托人最后一次通话。挂掉电话后,这位女士从此隐入人海,消失不见……

一个白头发老外加入了小分队

8

惊悚悬疑

南派三叔 乾坤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六十多年前,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胡康河谷尸首如山,那片土著口中的魔鬼居住地无人再敢接近。

只在隔年,一个绝密指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一支特别分队不容打探、不容质疑、绝对服从,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他们要去寻找什么?那片看似平静的丛林诱惑着他们、捕猎着他们?当他们历尽九死一生,所有行动推进到终点、真相揭晓的那一刹那,他们愕然发现,此前遭遇的种种震惊竟如此不值一提……

上期回顾

听了参谋长一番豪言壮语后,赵半括活动摇了,终于答应再次前往野人山,并且开始找军医他们一起前往,但军医发现后坚决不同意,小刀子和王思毫倒是同意了。但人还不够,还要继续找其他人加入。

赵半括心里一动,低头仔细看这人的资料。发现这个一身痞气的家伙居然不简单,是北京人,大名孟岑,外号“土匪”,当了五年兵,历次的军事考核都是第一,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中尉接二连三降到了下士,更让他吃惊的是,他居然会点英语。

土匪抱着胳膊看着上头的三个人,说道:“长官,到底找我干嘛?”赵半括笑了一下,说道:“让你去送命怎么样?”土匪桀骜地笑了一下:“长官,这种世道,当兵的在哪儿不是个死?拿这种事吓唬人,那不地道。”有点意思,赵半括有些高兴地又问道:“你懂英语?”土匪摇晃着光头道:“我爷爷是前清的王爷,管过英美毛子的外务,传到我这辈,家虽然败了,但老人一直没让忘了这口。”

话到这儿,赵半括已经有了决断,直接说道:“土匪,我要你了。我会给你最好的装备,然后去做一件事,安全方面你不用担心,咱们这支队伍都是猛人。”土匪站起来虚虚地敬了个礼,说道:“无所谓,在哪儿打仗都一样,你挺对我脾气,我跟你干。”

终于有一个能用的,赵半括稍微松了口气,但这远远不够。上头好像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资料上都是些很正统的兵,体力和武力都过关,但性格却不太适合。他无奈地把目光转向最后一个老头,发现这人头发白了一片,正斜着眼睛看自己,一脸的怨恨,他感觉很奇怪,就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老头哼了一下,别过了脸居然不回答。这让赵半括更是莫名其妙,低头翻翻手头的资料,发现这老头叫老吊,特长居然是玩火药,岁数二十八岁,这让赵半括有些好笑,看这人的面相,感觉都他妈的奔四了。

老吊看赵半括低头不理他,自己倒突然说话了:“咋?这次还不要俺?姓赵的,你他娘的下次任务捞到了大

好处,这次再给俺弄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俺要你好看!”赵半括被老吊一口一个俺弄糊涂了,王思毫贴着耳朵轻声对他道:“这家伙,是第一次任务被你换下来的。他不知道咱们的事。”

赵半括成为小分队队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某个被选上的人不服管教,现在看这个人就是老吊。赵半括不动声色地反问道:“好,既然如此,我问你,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个任务?”老吊一扯衣服,一脸不服气:“你以前不就是个小兵,去了趟野人山就成上尉了,这好处上哪儿找去?我他娘的上次是没去,不然你这身官服就穿我身上了。”

赵半括摇头笑了起来。他点头答应了对老吊的申请,因为他知道,老吊确实很合适。又定了一个,算了算,才六个人,王思毫站起身,看了看表道:“老草包,他的时间到了。”赵半括这才想起来,下午三点,这是他们约定要枪毙军医的时候。

那是王思毫的主意,老草包吃硬不吃软,想靠他们那点交情磨磨,那就顺着他的意思来,用真正的枪毙刺激他一下。两个人在宪兵的带领下去了后山的小树林,才刚走近,就听到了军医的号叫,嘴里亲娘老子地乱骂。

赵半括听着得这么厉害,有些不忍,王思毫看着他说了句:“赵队长,你如果连这点狠心都没有,野人山你就别去了,那绝对会害死我们。”赵半括这才不说话了,宪兵看到他们走过去,立即大声说道:“最后十分钟。”

赵半括知道这是宪兵在下最后通牒,军医再不吐口就立即枪毙他。十分钟时间过得很快,一到时间,宪兵咔嚓一声把卡宾枪的枪栓拉上,跟着两边的宪兵一抬脚,又准又狠地把军医踹倒在地。军医立即发出了一声痛苦至极的号叫,王思毫跟着推了赵半括一把:“差不多了,咱们过去。”

宪兵这时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军医

头上,赵半括和王思毫一边打着眼色,一边很“着急”地大叫了一声:“住手!”

这一声阻止叫得实在合适,赵半括刚把手搭到军医的肩膀上,老头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狠狠扣住了赵半括的肩膀,哀求道:“别杀我,我去,我去……”赵半括回头看了王思毫一眼,两个人都出了口气,知道老草包的心坎终于过了。

三个人回了营地。下车后脚还没站稳,参谋长的副官却又突然冒出来,直接开口道:“我这次过来,第一是传达命令,第二就是给你们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说完,副官带头走到他们挑选队员的帐篷里,赵半括看到里面背对着他站了一个中校,等那人一回头,居然是个大鼻子白头发的老外。

副官恭敬地敬了个礼,然后对赵半括说道:“这位是老J,美国人,以后是你的兵。”被称为老J的美国人却呵呵笑着给他回了个礼,道:“赵,听说你非常缺人,我来报到。”

赵半括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是傻子,老J一个中校,还是美国人,这时候参加进来肯定还有其他原因。赵半括猜测多半跟任务完成度会有关系,这人很可能是美国那方面派来监督他们的。这让他有些闹心。老J介绍完了自己,又点名要见其他人。老J看了一圈说道:“赵队长,我还有一个人,要加人进来,这样凑够了八个,按中国话来说,咱们的小队就很吉利了。”说完,对着帐篷外喊了一声,一个人掀帘走了进来。赵半括一看进来的人竟然是阮灵,不由得脑袋“嗡”了一声。

军医脸都红了,第一个就冲老J叫起来:“长官,这女娃子是日本人的间谍!”小刀子比军医的反应还大,指着阮灵狠狠地骂道:“这女人罪该万死!不是她,老子也成不了现在这个样子,军医队长也不会死!”

老J忙摆手道:“都别激动,先生们,阮灵小姐的身份,不是你们想的那

样。阮灵小姐,是我们在战前就安插进鬼子内部的。中国话怎么说,双重身份?小刀子,你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阮灵让日本人为你疗伤,也因为你,她才知道你们这帮人已经来了野人山。她没有直接表露身份,是因为她知道小分队里有间谍,在不知道间谍究竟是谁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小分队队员的安全,只能先保持沉默。”

小刀子哼了一声,不太相信地问道:“她怎么知道小分队里有间谍的?”老J不以为意,说道:“她是鬼子部队里的高级翻译官,当然知道一些机密。其实她最主要的任务,是把日本人的驻防位置送出来。遇到你们是个意外,但也是个好事,因为她可以归队了。”

军医哼了一声,看着阮灵道:“你个女娃娃自由了,为什么要杀曹国舅拿密码?”阮灵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道:“曹正克主动和我接头,说他会保护我,东西一到手就跟我一起回去。这样一来,我必须先除掉他,避免任务失败。”

赵半括追问道:“既然是这样,那我和长毛在一起那段时间根本没有鬼子追踪,为什么也没说?”阮灵叹了口气,说道:“那么长时间下来,我没有说,到最后再说,你不觉得更可疑吗?而且那两个日本人在,长毛对我又有成见,我更不能随便暴露。”

赵半括没话了,再看大家,小刀子的面色还是很不好,但却没了刚才的愤怒。他转头看向王思毫,发现他正微微冲他点着头,他就明白了,作为队长,即使阮灵跟他们有隔阂,但这时候他必须要表明态度。于是他忍住心里的不痛快,对阮灵和老J敬了个军礼,郑重地说道:“欢迎你们,加入我们。”

三个星期后,在经历了小刀子极其恐怖的训练后,八个人坐上了南下的独立军车,往胡康河谷的边缘开进。